

与金采风老师相识、相交也有四十余年了。她台上戏好,台下一人也好。

在戏剧界,表演艺术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时,她(或他)塑造的人物,会被誉为“活xx”。金采风,就是这么一位越剧艺术大家,她饰演的《盘夫索夫》中的严兰贞,就被观众誉为“活兰贞”;她扮演的《碧玉簪》中的李秀英,竟然享誉“神秀英”的殊荣。她脱胎于袁雪芬的唱腔而自己形成的“金(采风)派”,已成了许许多多越剧演员学习的越唱腔,更被许许多多的越剧粉丝传唱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,我和毕志光一起把电影剧本《宦娘曲》改编成越剧剧本。我们单位领导把它推荐给当时的越剧院党委书记张成之先生,他把我约去,称赞本子改得不错,尤其是唱词写得特别好。他又把剧本和我推荐给了越剧院著名导演黄沙老师,请他把关。黄沙老师把我约到了他的府上。于是,我有了认识黄沙、同时又认识他夫人金采风老师的机缘。

“文革”结束后,上海越剧院恢复上演了《祥林嫂》,让我对袁雪芬、金采风两位老师共演的祥林嫂服帖、崇拜。此时居然见到了心中的偶像,自然是十分惊喜。黄沙老师仔细地跟我讲了剧本的不足,主要是戏剧冲突不够,很难形成高潮;其次,唱腔太多,如果按照这个剧本来演的话,三个小时也打不下来。但是,他也真诚地称赞唱词写得好,不仅美,而且没有脱离人物,没有脱离场景。

我说,我们的这个剧本,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就是,冲着金老师的。剧本是有的放矢,这个“的”就是金采风老师,我们就是按金采风老师的表演风格创作改编的。他笑着说,你们就这么有信心?我说,其中有一场戏,描写男女主人公最终冲破隔阂,女主人公先后三次要揭开横亘在两个人之间幕帘的唱腔“三揭帘”,就是按

照金老师在《碧玉簪》中的“三盖衣”的唱腔而设计的。黄沙老师笑着说,看得出来,你们很用心。

实际上,我们当时对越剧的生产过程根本不了解,只是一厢情愿。但黄沙、金采风两位老师很关爱我们,没有因为我们是“初出茅庐”的“菜鸟”而敷衍我们。现在回想,也对当年的“无知无畏”感慨不已。

从此,金采风老师也对我有了认识。后来我进

我认识的金采风老师

秦来来

了广播电台戏曲组工作以后,跟金老师的接触也多了起来。上世纪80年代末,我们电台广告部为广告客户组织了一场文艺演出。广告部经理唐可爱知道我会唱几句越剧,就提出让我也客串一个。我就大胆提出,和金采风老师合作一段《祥林嫂》选段。

老唐听了以后,张大嘴半天没说出话来。我明白她的意思:这么个大艺术家,你要和她一起唱?我说,老唐,你就试试,看看金老师是不是同意。说老实话,我自己心里也没有底,金老师能同意和我一起唱吗?又是个“无知无畏”。

没想到第二天老唐说,没想到,你的面子这么大,金老师一口答应。于是,我又一次来到金老师的府上。金老师很谨慎,虽然同意跟我合作,但她不愿意随便应付。她让我唱给她听,并给我纠正了

不合适的地方。演出那天,她也早早地来到后台,让乐队配合我们练唱。

我知道,我唱得不好,就是胆子大。但是金老师关爱、提携我这个外行的热情,让我一直铭记在心。

大约十年前,金老师给我打来了电话,问我有没有空,约我见个面。就在越剧院旁边的一家餐厅里,她把新收的徒弟史燕彬介绍给我。那时金老师已经八十多岁了,早已功成名就。可是当她发现了好苗子时,就顾不得年迈。她

对我说,现在合适演“青衣”的演员不好找,而彬彬(指史燕彬)个头高挑、形象俊美,当赵志刚把她介绍给我看的时候,一眼就看中了。她扮相、嗓音等各方面的条件不错。

看得出,金采风老师很是兴奋。她说,你了解我们越剧,又经常在新民晚报上写文章,我要拜托你,给彬彬写篇文章,介绍一下,让上海的观众知道她。我敢不从命。于是,我把金采风老师对史燕彬的介绍,认真记录了下来,整理以后,把稿子投给了晚报,就有了《金采风与史燕彬》。当天晚上,金老师就打来电话,说看到了我写的文章,很高兴。

屈指算来,与金采风老师相识、相交也有四十余年了。她不仅台上戏好,而且台下一人也好。如今她离我们而去,却不会太远:因为,她塑造的那些经典,会长长久久地留在热爱她、崇拜她的观众心里。



电视剧《对手》里有个细节,不知读者注意到了没有:两个“对岸”来厦州的谍报人员,好几次招呼朋友去吃牛肉面。

厦州,可以认为是影射地处东南沿海的一个名城。这个城市的特色小吃有海蛎煎、烧肉粽、麻糍、扁食、花生汤……至于面条,绝对是沙茶面挂头牌,怎么也轮不到牛肉面!

中国幅员广大,牛肉面的“地理标志”在哪儿,不能想当然信手拈来。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,它在厦州的根基差不多等于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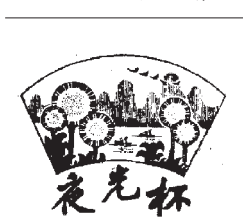
事实上,编导不是糊涂蛋。我推想,他们只是想通过两个间谍不经意的举止,来暗示他们曾经生活在什么场景中并且受到深刻熏陶,以至于摆脱不了无法伪装和克制的饮食习惯。

是的,你没猜错,宝岛台湾,正是牛肉面的重镇。

台湾与牛肉面交集,是不是让人很奇怪?

台湾大学著名历史学家连耀东看到台湾诗人、美食作家焦桐在《联副》上发表的《论牛肉面》一文后,接连写了《也论牛肉面》《再论牛肉面》《还论牛肉面》等文,对台湾林林总总的牛肉面进行不厌其烦的点评。他举了一个例子,“一条桃源街虽然不长,比邻而张竟有十几家牛肉面大王……后来桃源街牛肉面衰退后,各处出现了桃源街牛肉面为名的字号,一如永和豆浆散布全各地,甚至扩张到海外。”

台湾美食作家朱振藩更是矜持:“当下言牛肉面者,其上必冠以‘台湾’二字。”(《菜根香之Mr.龙牛肉面》)闻名遐迩的台湾美食达人周芬娜也为之摇旗呐喊,不遗余力。



牛肉面 西坡

仅此犖犖大端,可见牛肉面在台湾的昌盛。

遗憾的是,台湾美食作家们在文章中并没有对牛肉面的渊源进行深入考证。连耀东竟断言:“将牛肉与面条合成的牛肉面,却创于台湾。”

确实,我们似乎很难在古代文献里找到牛肉面的身影。李渔和袁枚,是中国两个最会吃的大家,前者在《闲情偶记》中提到“五香面”“八珍面”,就是不提牛肉面;后者在《随园食单》里提到“鳗面”“温面”“裙带面”“素面”,偏偏不提牛肉面。贵族气息浓郁的《红楼梦》写了不少阳春白雪的食物,就是不带牛肉面,市井气十足的《金瓶梅》聊了很多下里巴人的小吃,偏偏忽略牛肉面。这不能不使人产生一种错觉:古代中国,牛肉与面条,缘悭一面。

其实,这很正常:一方面,古代根本没有专供食用的牛;另一方面,要吃牛肉,一定从耕牛下手,后果便是吃牢饭,在《秦律十八种》《宋刑统》等里面都找得到相关法律依据。

峻法之下,岂有侥幸?有啊,《水浒传》第二十三回“横海郡柴进留宾 景阳冈武松打虎”中,武松叫着要店家切出二斤熟牛肉来下酒。

那家店开在通衢之上,可不是黑店,人家难道不怕官府寻上门来?总有例外。须知,老迈无用的牛、缴过牛肉税的牛,在宋朝是允许被屠宰贩卖的。

明朝禁止食牛的律令,也明白无误。《儒林外史》第四回“荐亡斋和

尚契官司 打秋风乡绅遭横事”里有一桥段:汤知县称,“现今奉旨禁宰耕牛,上司行来牌票甚紧,衙门里也都没得吃。”这话蕴含着两层意思:一是当朝禁宰耕牛,二是连衙门也偷着吃牛肉。

更妙的是在第二回“王孝廉村学识同科 周蒙师暮年登上第”里,文章里突然出现了一句:“众人都说是好。吃完了茶,和尚又下了一箸牛肉面吃了,各自散讫。”那就太厉害了:不光众人聚餐牛肉面,而且吃的还是牛肉面!正是所谓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”的传神写照啊。

光凭这条,便可让逯先生收回“创于台湾”一说。

远的不谈,清代王慎望作了《兰州牛肉面吟》;清代张澍咏著名的“马家大爷牛肉面”曰:“拉面千丝香,惟独马家爷。美味难再期,回首故乡远。日出念真经,暮落白塔空。焚香自叹息,只盼牛肉面。”

一个是白纸黑字清朝记着,一个是耳闻目睹迄今七十年,历史孰长孰短,这笔账相信谁都能过得来。

牛肉面现在已是天下通食,遍地开花,很少有所谓独树一帜、孤标傲世的名品让人膜拜。我虽然算不上是牛肉面的死忠粉,但自设的标准颇有几条:清汤和红汤,我选前者;白切和红烧,我选前者;牛肉片和牛肉粒,我选前者;牛腱和牛腩,我选前者;薄片和厚片,我选前者;耗牛和黄牛,我选前者;红烧和咖喱,我选前者;拉面和切面,我选前者……

或问:吃,吃,吃,你怎么老是瞻前而不顾后?对不起,君不闻陆放翁“人生得饱万事足,舍牛相齐何足言”吗?



冬日牧马

侯伟荣

摄



七夕会

提到手机、游戏,虽则不少成人自己也会浸淫其中,但是提到对孩子的影响,众口一词都是负面的。对此,我却有一些不同的思考,藉此希望能让爸爸妈妈们“看见”一些被我们忽略的东西。

孩子在成长中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:从刚出生时的全然幻想阶段慢慢过渡到现实层面。童话故事,就是帮助孩子从幻想过渡到现实的很好的一种“语言”,不仅教会孩子现实世界中的价值观,也让孩子在幻想中窥见一部分真实的世界;现实生活中父母的一次次不能满足孩子要求的表现、孩子们成长中的一次次受挫、失败的经历也告诉孩子,这个世界的现实与幻想终究不同。人,就是在不断地受挫中分清幻想和现实,也在这样的挫败中慢慢变得坚韧起来。

不经过这样的挫败的人分

不清幻想与现实,会严重影响在群体中的社会功能;但是,超过了承受程度的挫败,就会成为一种伤害。我们说“刚刚好”的挫败,就是这个意思。但是,这个“刚刚好”的定义对每个人都不一样,这种“度”完全是“私人订制”的。对父母亲而言,敏感地把握这个“度”需要智慧、忍耐和全身心对孩子的关注。

游戏似乎刚好承接了这样一个我称之为“后动画时代”的孩子们在幻想和现实中定义自己的功能。只是,把这个“度”拿捏得相当好的父母,他们的孩子能自由地在游戏和现实中找到平衡;而在现实中深深受挫的孩子则容易深陷在游戏角色中不能自拔。

我问过一个曾经辍学的孩子,辍学的时段是怎么过来的,TA的回答——是游戏,以及在

游戏中各种角色的演绎,使TA能够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定位。这样的存在感给予TA在现实世界中生存下去的意义,也帮助TA度过了那一段难捱的岁月。

我的孩子曾经为了手机和游戏与我们发生过非常严重的争执。在争斗过程中,他的一句话深深触动了我:“手机在我的手边,那轻轻的息屏和亮屏的声音,都

能让我产生安心的感觉。”我不由得反省,自己的陪伴是否能起到这样使他安心的感觉呢?进而,看到他在谈论游戏中自己的定位和角色时那种投入的状态,我知道在那个我无法理解的世界中,他投入了很多并且也收获了很多。我相信在他那个游戏世界中的某个身份,能够满足他在现实世界中不能获得的东西,弥补了他内心的一部分缺失。

手游与陪伴

汪艳

再想想自己——年幼的我会沉浸在童话般的幻想之中,想象着成为骄傲的公主、能够赢得王子的青睐,回到现实中,我会把那份幻想中的骄傲延续下来,告诉自己——我是与众不同的。

不去断然否认游戏的这些替代功能,也许就能多一分理解和宽容。更重要的是,我们得切切地反省,是什么使得孩子无法从我们的陪伴中找到这种认同和自信呢?也许是我们陪伴的时间不够,陪伴的质量不多、陪伴的方式不对?由此,我们可以转变视角,去关注孩子的需要——“你需要我怎样的陪伴?”

当手机和网络游戏过多地、频繁地出现在孩子们的生活中时,这其实是对父母的提醒——我们是否知晓孩子们在哪里受挫、是否给予了足够的支持和理解了呢?我们给予了孩子他们需要的陪伴了吗?

举案齐眉(舉案齊眉),《后汉书·梁鸿传》:“妻为具食,不敢于鸿前仰视,举案齐眉。”汉代梁鸿的妻子给丈夫送饭时,总把放饭菜的托盘举得与眉平齐,以示尊敬,后用此成语形容夫妻互敬互爱。小文解读举案齐眉四字。

举(举、舉、擧),甲文(图一)构形是大人双手举起孩子。金文举(图二)形是四手合力共举一物。秦小篆举字构形上为“與”,昇(高低两双手)和牙(后演绎成“与”,指象牙)组合,與下再添一个正视五指手。此举本义是以手持象牙作“给”与的举动。

案,木安组成,木表示材质;安,甲文是屋中女子跪坐形。有款安(图三)女的周围有竖点,我解读是动态符号,男子在外,想到家有贤妻操持打理自然安

心,衍义安宁和安稳。由此我识定案的安亦表形义,案类家具矮足食案(托盘,举案齐眉所用案)和高脚书案,先人席地而坐进餐,食案可以放置在地上,安寓示此案使用妥

举案齐眉

徐梦嘉 文/图

帖安稳。顺语,高脚案和桌子除形制上有区别外,还有“精神层面”区别:拍案而起、拍案叫绝都是宣泄“高等级”情绪;而拍桌子瞪眼睛、拍桌子发脾气则是宣泄“低等级”情绪。

齐(齊),《说文解字》:“禾麦吐穗上平也。象形。凡彡之属皆从彡。”彡和齐同。甲文“齐”

基本构形(图四)三穗错落,并不平齐。我认为,甲文有穗头上平的齐(图五),至于大部分齐三穗高低错落,我识定:1.为了构形的美观。2.蕴含造字的用心良苦。早年我上山下乡在北方农村,开镰收割麦子时,近看大田中麦子长势高低不同,另外谷穗饱满的下垂,反之昂扬,似乎不齐,如三穗错落的“齐”字。远望麦子就是无数个“齐”次第整齐排列。当时我就想到了甲金文“齐”的构形艺术,就是以参差个体扩展到满田穗头的大视觉“平齐”之浪漫表现手法。有时风儿吹来,麦田万穗随风起伏,呈现出滚浪般的排浪。这排浪在齐字有表达:即起始于战国古文一直到繁体“齊”字的三穗下加二横。我认为《说文解字注》谈到小篆齐字二横有误:“从二者、像

地有高下也。禾麦随地之高下为高下。似不齐而实齐。”段玉裁云,二横指土地高低不平,禾麦随着地势的高低而起伏。顺语,古人造禾麦吐穗的“齐”,除麦子外,自然涵盖当时已人工种植有穗头的稻、黍、稷等作物。

汉字寻踪,言人人殊。有学者认为“齐”初义当是女子头上三支发簪,是妻字的简形。我识定,齐与簪笄没关联,从齐(齊)属字的彡(zī)也能例证。《说文解字》:“彡,黍稷在器以祀者。从皿,齐声。”即祭祀时将黍稷等谷类装在器皿中供奉神明。故装置

齐(齊)不唯表声(齐有qí、jì、zī、zhāi四种读法),实打实的还表形义。

眉,甲文(图六)目上加折线表示眉毛,如不用“目”衬托,眉毛就交代不清。没有刻画睫毛的甲金文,古代无假睫毛可粘贴,爱美女子用眉笔画眼线画眉。有款甲文,眉下加人字,指出眉是人类体貌特征;还有款甲文,眉下加女字,强调女子美丽多姿的眉毛。古汉语中有许多形容女子“款式眉”诗情画意的用词:蛾眉、柳眉、桂叶眉、却月眉、垂珠眉、涵烟眉等等,眉(juàn)烟眉则仿佛是飘忽在空中一抹优雅妩媚的轻烟。

美哉,妙哉,善哉,举案齐眉!

图一 举(甲文) 图二 举(金文)

图三 安(金文) 图四 齐(甲文)

图五 齐(甲文) 图六 眉(甲文)

图七 齐(甲文) 图八 眉(甲文)